

壮族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语音学习策略——以剥隘镇中心小学为例

Phonetic Learning Strategies for Zhuang Students in Acquiring Mandarin

Chinese: A Case Study of Bo'ai Town Central Primary School

Nong Qianhui*, Preechya Choongern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 1938612173@qq.com

摘要

壮族学生在习得汉语普通话时，常因母语语音系统的负迁移影响而产生发音偏误。本文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剥隘镇中心小学壮族学生为对象，探讨壮语（桂边土语）对汉语普通话语音习得的负迁移影响，基于语言迁移理论和中介语理论，结合田野调查与语音分析提出相应的教学干预策略。研究发现，学生在声母（送气/不送气混淆、翘舌音平舌化）和韵母（前后鼻音混淆、介音脱落）方面存在系统性偏误。基于这些语音习得现象，探索适合该地区学生的普通话学习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剥隘壮语，语音习得，负迁移，学习策略

Abstract

This thesis takes the Zhuang students in Bo'ai Town, Funing County, Wenshan Zhuang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explores the negative transfer influence of the Zhuang language (the Guangxi Border Dialect)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Mandarin phonetics. The study finds that students have systematic errors in initials (confusion between aspirated and unaspirated sounds, the flattening of retroflex initials) and finals (confusion between front and back nasal sounds, the dropping of glides). Based on these phonetic acquisition phenomena,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plore Mandarin learning methods suitable for students in this area.

Keywords: Bo'ai Zhuang language, Phonetic acquisition, Negative transfer, Learning strategies

引言

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其推广普及对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少数民族学生在习得普通话过程中，常因母语语音系统的深刻影响而产生系统性偏误。壮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成员如何有效学习并掌握标准普通话，已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重要议题。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剥隘镇作为典型的壮族聚居区，其独特的语言环境为研究语言接触与迁移提供了理想样本。剥隘壮语（属壮语北部方言桂边土语）拥有显著区别于普通话的音系特征，如存在先喉塞音[ʔb]、[ʔd]，丰富的唇化声母，以及复杂的韵母和声调系统（李方桂，2005）。这些差异构成了潜在的负迁移源，深刻影响着当地壮族学生的普通话语音习得。

学界对壮族学生普通话语音习得的研究已形成共时描写与历时追踪两大主要路径。在共时层面，研究者如韦茂繁、韦树关（2004）系统对比了武鸣标准壮语与普通话的音系差异，并据

此提出教学对策；韦名应等（2019）则聚焦文马土语，发现其浊塞音特征对普通话送气/不送气对立产生显著干扰。在历时层面，覃如冰（2008）的纵向研究表明，针对性的声调感知训练能有效提升学生对阳平-去声的辨别准确率。尽管成果丰硕，当前研究仍存在明显空白：其一，研究区域呈现北部方言区内部不平衡性，武鸣等标准点研究相对集中，而对桂边土语等具体土语区，特别是剥隘土语的深入实证研究仍十分匮乏；其二，动态追踪语音习得过程的研究数量有限；其三，基于实证的多模态教学策略体系尚未成熟。

针对上述研究空白，尤其是剥隘土语区研究的稀缺性，本研究选取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剥隘镇（桂边土语区）中心小学作为调查点，对剥隘镇壮语音系进行系统梳理，通过实证调查，分析该校壮族学生在普通话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系统性语音偏误，并深入探究其与母语音系特征迁移的具体关联。本研究将依托中介语理论和语言迁移理论，运用音系对比分析和语音偏误分析方法展开，探讨母语迁移现象对壮族学生普通话语音习得的影响，并提供针对性的教学策略；为改进相关教学方法提供参考；为普通话教学理论和实践提供新思路，促进剥隘镇中心小学壮族学生的语言能力提升，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融入的双重目标，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深入推广提供语言学层面的支持。

一、剥隘镇壮语语音系统

剥隘壮语的语音系统极具特色。其声母共计 35 个，包含一些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独特类型；韵母约 96 个，结构丰富多样，并且存在基于音长的区分机制；声调有 8 个调类，调值与普通话相比差异显著，同时包含促声调及声调分化现象。这些语音特点的全面呈现，为后续分析学生普通话语音错误类型提供了关键依据。

（一）剥隘镇壮语声母系统

剥隘壮语使用者普遍采用“布依”[pu²²jei⁴⁴/pu²²to⁴⁴]自称。剥隘壮语拥有一套独特且丰富的声母系统，共计 35 个声母。其中，19 个单辅音声母，部分声母与汉语普通话的双唇音（如 b、p）、舌尖音（如 d、t）相似，发音部位和方法有一定共通性，为壮族学生学习普通话声母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剥隘壮语也存在一些极具特色的声母，如带先喉塞成分的浊塞音[ʔb]、[ʔd]、腭化音[pj]、[mj]以及 14 个唇化音声母等。（本文的声母包含但不限于李方桂、罗永现等人的“剥隘土语”，他们的“剥隘土语”指的是剥隘村、街道的壮语，而本文包含了剥隘镇下辖村居委会的壮语。）

表 1 声母表

声母	例词	声母	例词	声母	例词	声母	例词
p	pa:n ²² 陪伴	n	na ³³ 脸	h	ha ³³ 五	tew	tewa:m ²² 壳
ʔb	ʔba:n ³³ 村	l	la ³³ 下	pj	pjak ⁵⁵ 菜	n̥w	n̥wa:m ³³ 一把
m	ma:n ²⁴ 被子	te	tei ³³ 鱼鳍	mj	mja ²⁴ 稀烂	ɕw	ɕwa:ŋ ²⁴ 打扮
f	fa ²⁴ 瓶盖	n̥	n̥a ²⁴ 草	sw	swa ³¹ 锁	jw	jwa ²² 骗
v	va ²⁴ 花	ɕ	ɕi:ŋ ²⁴ 春节	ðw	ðwa ³³ 模糊	kw	kwa ³³ 右
s	sa ²⁴ 纸	j	ja ⁵⁵ 奶奶	tw	twa ⁵⁵ 驮	ŋw	ŋwi ⁵⁵ 果核
ð	ða ²⁴ 找	k	ka ²⁴ 脚	ʔdw	ʔdwa ²² 搅	ʔw	ʔwa:m ⁵⁵ 坑
t	ta ²⁴ 眼睛	ŋ	ŋa ³³ 芝麻	nw	nwa ⁵⁵ 搅	hw	hwa:ŋ ³³ 慌
ʔd	ʔda ³¹ 赶	ʔ	ʔa ²⁴ 乳汁	lw	lwi ⁵⁵ 融化		

声母说明:

1. 剥隘壮语有 35 个声母, 区分清浊, 无送气音声母 (但有少部分中年人在说声母 [p]、[t]、[k]、[tɕ] 时会带有轻微的送气成分, 如 [neŋ⁴⁴keŋ⁴⁴] “臭屁虫” 也念成 [neŋ⁴⁴kheŋ⁴⁴])。
 2. 声母 [ʔb]、[ʔd] 是 “带前喉塞音声母”, 是明显的浊音但不是全浊音, 如 [ʔba:n²²] “村寨”、[ʔdaŋ⁵⁵] “身子”。^[32]
 3. 关于声母 [s], 声母发音靠前, 与 [θ] 相近, 但是剥隘村 (街道) 原住民和那长村委会的丰洞村小组大多读作 [ɬ] (李方桂 1978), 其他村的读音多读 [s]。
 4. 关于声母 [ð], 剥隘街道没有声母 [ð], 大部分人会将 [ð] 并入 [l] 音。
- 有 2 个腭化音声母 [pj]、[mj], 有 14 个唇化音声母, 分别是 [sw]、[ðw]、[tw]、[ʔdw]、[nw]、[lw]、[tɕw]、[ɲw]、[ɕw]、[jw]、[kw]、[ŋw]、[ʔw]、[hw]。唇化声母多, 但是词少, 一般跟 [a-] 韵相拼。

(二) 剥隘镇壮语韵母系统

“壮语各方言土语一般都有 i、e、a、o、u、w 六个基本元音。六个元音当中, 除 e 外, 各分长短。”^[33] 壮语的韵母均由元音或元音加韵尾构成, 可以分为舒声韵和塞声韵, 舒声韵指单元音韵母、带元音韵尾 (i、u、w) 和鼻音韵尾 (m、n、ŋ), 可以拖长音; 塞声韵指带塞音韵尾 (p、t、k) 的韵母, 其读音不能延长, 较短促。

剥隘壮语韵母数量众多, 约有 96 个, 结构复杂多样, 包含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韵尾的韵母。

表 2 韵母表

韵母	例词	韵母	例词	韵母	例词	韵母	例词
a	ka ²⁴ 脚	ok	ɛok ⁵⁵ 刺	ɛk	lɛk ⁵⁵ 铁	u:n	ku:n ³¹ 罐
a:i	ka:i ²⁴ 卖	ɔ	kɔ ³³ 兄长	i	vi ³³ 溪	un	hun ³¹ 人
au	sau ²⁴ 清	ɔm	hɔm ³¹ 盖	i:ə	ji:ə ⁵⁵ 药	u:ŋ	lu:ŋ ³³ 铜
a:u	ha:u ²⁴ 白	ɔn	hɔn ²⁴ 路	ie	ɛie ³¹ 借	uŋ	luŋ ⁵⁵ 山弄
au	hau ²⁴ 臭	ɔŋ	lɔŋ ²⁴ 错	i:m	ɛi:m ⁵⁵ 渗透	up	ɛup ⁵⁵ 吮乳
a:m	ʔa:m ³¹ 一口	ɔp	ðɔp ³³ 接	im	ɛim ³³ 尝	u:t	ðu:t ⁵⁵ 浇
am	kam ²⁴ 拿着	ɔt	ðɔt ⁵⁵ 屁	i:n	si:n ²⁴ 神	ut	ðut ⁵⁵ 缩
a:n	ha:n ⁵⁵ 汗	ɔk	ðɔk ³³ 鸟	in	sin ³¹ 信	u:k	ku:k ⁵⁵ 做
an	han ⁴⁴ 喜欢	e	tse ³¹ 老	i:ŋ	ɛi:ŋ ²⁴ 春节	uk	ɛuk ⁵⁵ 蜡烛
a:ŋ	ha:ŋ ⁴⁴ 下巴	ei	kei ³¹ 鸡	iŋ	ɛiŋ ³³ 请	u	ɛu ²² 买
aŋ	haŋ ⁴⁴ 膨胀	eu	heu ³³ 牙	i:u	ɛi:u ³¹ 刺眼	ui	ðui ²² 缺点
a:p	na:p ²² 压	em	ðwem ²⁴ 抬	iu	ðiu ³¹ 提	uə	luə ²⁴ 剩
ap	nap ³³ 追	en	sen ³¹ 掐	i:p	ʔdi:p ³¹ 疼爱	u:m	nu:m ²⁴ 蟒
a:t	ma:t ⁵⁵ 袜子	eŋ	ðeŋ ²² 旱	ip	lip ³³ 瘪	um	ŋum ³³ 山洞
at	mat ⁵⁵ 跳蚤	ep	ðep ⁵⁵ 稻壳	i:t	ji:t ³¹ 伸	u:n	tɰ:n ³¹ 野外
a:k	ðak ⁵⁵ 根茎	et	ʔet ⁵⁵ 塞	it	pit ⁵⁵ 鸭	u:ŋ	tɰ:ŋ ³³ 糖
ak	ðak ³³ 偷	ek	lek ⁵⁵ 铁	i:k	si:k ⁵⁵ 勺子	u:p	lu:p ¹¹ 层

^[32] 本研究部分声母与罗永现、依常生所查剥隘街上声母不同, 所查项目见附录三、附录四。

^[33] 韦景云, 覃晓航. 壮语通论[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5

o	ho ⁴⁴ 脖子	ɛ	le ^{3 3} 挑选	ik	ɬeik ⁵⁵ 懒	u:t	fu:t ³¹ 涩
oi	ðoi ^{3 3} 串	ɛu	heu ^{3 3} 游	u	ðu ⁵⁵ 扶	u:t	fu:t ⁵⁵ 翅膀
om	ðom ⁵⁵ 早	ɛm	ɕem ^{2 4} 尖	u:i	tu:i ²² 碗	uk	ŋuk ⁵⁵ 鳄鱼
on	ðon ^{3 3} 丰收	ɛn	geɲ ^{3 1} 一根	ui	ɕui ^{2 4} 犁	ə	ʔə ⁵⁵ 原意
oŋ	ɕoŋ ^{2 4} 马鬃	ɛŋ	heŋ ^{3 1} 骄傲	ue	kue ^{3 1} 割	ən	nən ^{2 2} 恶心
op	hop ^{3 1} 围	ɛp	kep ⁴⁴ 狭窄	uə	tuə ^{3 3} 只(量词)	əŋ	fəŋ ^{3 3} 手
ot	hot ^{3 1} 打结	ɛt	let ⁵⁵ 择菜	um	lum ^{3 1} 像	ək	lək ^{3 3} 儿女

韵母说明：

1. 共 9 个 单元音韵母，构成韵母系统的核心基础音位；
2. 复合元音韵母：占主导地位（87 个），通过元音组合形成丰富的语音表达形式。
3. 韵尾有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包含 [m]、[n]、[ŋ]、[p]、[t]、[k] 六类。
4. 韵母系统存在显著的音长区分机制所有带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的音节均存在长短元音对立，如短音 [a] 与长音 [a:] 构成音位区别。
5. 音长差异不仅体现音位区别，更承载词汇意义分化功能，如：[oŋ] 和 [ɔŋ]：如 [ʔdon^{3 1}]（冷）与 [ʔdon^{3 1}]（簸箕）；
6. [a]v 和 [ɛ]：构成语义程度差异标记。如 [ŋa⁵⁵]（大枝桠）、[ka:p⁵⁵]（用力夹）；如 [ŋɛ⁵⁵]（小枝桠）、[kep⁵⁵]（轻夹）。但其大小、轻重的界定具有语境相对性，需结合具体语义场进行动态分析。

（三）剥隘壮语声调系统

剥隘壮语的声调系统复杂，有 6 个声调，调类和调值与汉语普通话区别显著。这些声调在语言交流中至关重要，不仅能区分词义，还赋予语言独特的韵律和节奏。不同声调发音高低、升降、曲直变化丰富，但大部分声调集中在调域的低区域。

表 3 声调例词

调类	调值	例词
1	24	ma ^{2 4} 狗
2	44	na ⁴⁴ 田
3	33	ba:n ^{3 3} 村寨
4	22	ma ^{2 2} 马
5	31	kei ^{3 1} 鸡
6	55	po ⁵⁵ 父
7 短	55	mat ⁵⁵ 跳蚤
7 长	31	ma:k ^{3 1} 果子
8 短	44	mot ⁴⁴ 蚂蚁
8 长	55	ɕa:k ⁵⁵ 绳子

声调说明：

1. 剥隘壮语声调系统包含 8 个调类，形成二元对立结构：第 1 至第 6 调为舒声调，分布于开音节及鼻音、边音韵尾音节；第 7、第 8 调为促声调，属于塞音韵尾音节，并存在长短元音对立特征。

2. 第8调(短促调)调值与第2调(舒声调)重合;第7调(短促调)调值与第6调(舒声调)重合。

3. 喉塞音声母(ʔ、ʔb、ʔd)引发声调二次分化现象:原第1调词汇调值整体并入第6调;原第7短调词汇调值整体并入第8短调。

这种复杂的声调体系与普通话的简单四声调形成反差,导致学习者在声调习得过程中产生规律性偏误。特别是在调值感知和产出方面,学生往往无意识地将母语的声调特征迁移至普通话学习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中介语音系统。

二、剥隘镇壮语语音系统和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对比

本文旨在探讨剥隘壮语和汉语普通话语音层面的差异,所以先对剥隘壮语音系进行系统的描写,然后将其与汉语普通话的音系进行对比,以此来预测或将产生的负迁移现象。

(一) 声母对比

汉语普通话的声母系统比剥隘壮语更为复杂,尤其是翘舌音(zh、ch、sh)和送气音(p、t、k、c)的存在。壮语使用者在学习这些声母时容易产生发音错误,例如将翘舌音发成平舌音。剥隘壮语声母共有共计35个:b[p]、mb[ʔb]、m[m]、f[f]、v[v]、s[θ]、r[ð]、d[t]、nd[ʔd]、n[n]、l[l]、j[tɕ]、z[tɕ]、ny[n̥]、c[ɕ]、y[j]、k[k]、ng[ŋ]、[ʔ]、h[h]、by[pj]、my[mj]、sv[sw]、rv[ðw]、dv[tw]、ndv[ʔdw]、nv[nw]、lv[lw]、jv[tɕw]、nyv[n̥w]、cv[ɕw]、yv[jw]、gv[kw]、ngv[ŋw]、v[ʔw]、hv[hw]。

1. 汉语与壮语的不同之处:

(1) 汉语有翘舌音 zh[tʂ]、ch[tʂh]、sh[ʂ]和送气音 p[ph]、t[th]、k[kh]、q[tɕh]、c[tɕh],而剥隘壮语没有。

(2) 剥隘壮语有腭化音 by[pj]、my[mj]和唇化音 sv[sw]、rv[ðw]、dv[tw]、ndv[ʔdw]、nv[nw]、lv[lw]、jv[tɕw]、nyv[n̥w]、cv[ɕw]、yv[jw]、gv[kw]、ngv[ŋw]、v[ʔw]、hv[hw],汉语声母没有。

(3) 剥隘壮语音系中存在喉塞音。

2. 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来看:

(1) 两种语言都有双唇音,在发音上没有明显差异,所以壮语母语学生在学习唇音时一般不会感到困难;

(2) 剥隘壮语有舌尖前音:[ts];舌尖中音:[t]、[n]、[l]、[tw]、[nw]、[lw];但没有舌尖后音 zh[tʂ]、ch[tʂh]、sh[ʂ]、r[ʐ]。在发音部位的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两种语言区别较大,或许会在在学习汉语普通话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时给壮语母语学生带来母语负迁移影响。

(3) 相较于汉语的舌面音,壮语少了 q[tɕh],由于 q[tɕh]与 j[tɕ]、x[ɕ]的发音部位较为接近,所以在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可能会混淆或发成舌尖团音现象。

(4) 剥隘壮语有舌根音:[k]、[ŋ]、[kw]、[ŋw],与汉语中的 h[x]有相似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所以壮语母语学生在学习舌根音[h]时,一般不会造成混淆或难以理解。

(5) 汉语无喉门音和先喉塞音声母。剥隘壮语有喉门音:[h]和先喉塞音:[ʔ],但该音位的发音不会对普通话音系的学习造成太大影响。

(6) 从成阻和除阻的方式来看,汉语辅音声母可分为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和边音五类,剥隘壮语声母可以分为塞音、擦音、鼻音、边音、唇化音和腭化音六类。剥隘中心小学壮

族学生在学习汉语塞擦音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其次是从声带是否振动的方式来看,可以分为浊音和清音,两种语言都有浊音和清音。最后是从气流的强弱来看,可以分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汉语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但剥隘壮语没有送气音。因此,在壮语母语者在学习汉语清音和浊音及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时,更容易会造成混淆,并难以理解和纠正。

(二) 韵母对比

普通话的韵母系统相对简化,缺少剥隘壮语中的一些复元音和鼻音韵尾。例如,壮语中的韵母[m]、[p]、[t]、[k]可用作韵尾,在普通话中并不存在;这导致壮语使用者在学习普通话时容易产生韵母发音偏差。

汉语普通话的韵母共有 39 个,分为单元音韵母和复合元音韵母和带鼻音韵母三类,而剥隘壮语韵母共有 96 个(见表 2),分为单元音韵母、复合元音韵母、鼻音韵母和塞声韵母。汉语普通话和壮语都包含[a]、[ɛ]、[i]、[u]、[o]等基本单元音;两组单元音都涵盖了从高到低、从前到后的舌位变化,以及不同的口腔开度;两组单元音都区分了圆唇和不圆唇的发音特点。

1. 单元音韵母对比

汉语普通话中有一些特殊音位,如卷舌元音 er[ɤr]和舌尖元音-i[ɿ]、-i[ʮ],这些音位在壮语中不存在;壮语中有[ɯ]和[ə]等音位,这些音位在汉语普通话中没有直接对应;学习者在学习时可能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误,可能需要额外训练才能掌握这些音位。壮语中的[ɯ]和[ə]等音位在汉语普通话中不存在,学习者可能难以感知和区分这些音位的对立。

汉语普通话和壮语的单元音系统在基本音位上存在共同点,但在音位数量、特殊音位和音位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通过系统的对比和训练,可以帮助壮语母语者更好地掌握汉语普通话的单元音发音规律。

2. 复合元音对比

汉语的复合元音共有 13 个,包括双元音: ai[ai]、ei[ei]、ao[au]、ou[ou]、ia[ia]、ie[iɛ]、ua[ua]、uo[uo]、üe[yɥ];三元音: iao[iau]、iou[iou]、uai[uai]、uei[uei]。

剥隘壮语的复合元音韵母有 18 个:包括[a:i]、[ei]、[u:i]、[ui]、[oi]、[ɯi]、[a:u]、[au]、[aɯ]、[eu]、[i:ə]、[ie]、[i:u]、[iu]、[ɛu]、[ue]、[uə]、[ɯə]。壮语在复合元音中有长音和短音,并起到区别意义的作用。例如:[ha:u² 4]白、[hau² 4]臭。比较两种语言的复合元音可以看出,壮语没有三元音、没有以u[y]开头的撮口呼,所以在习得的过程中,这些地方或将成为负迁移影响。

3. 带鼻音韵母对比

汉语带鼻音韵母有 16 个: an[an]、en[ɛn]、ian[iɛn]、uan[uan]、üan[yan]、in[in]、uen[uɛn]、ün[yn]、ang[aŋ]、iang[jaŋ]、uang[uaŋ]、eng[ɛŋ]、ing[iŋ]、ueng[uɛŋ]、ong[oŋ]、iong[yŋ]。

剥隘壮语带鼻音韵母有 35 个: [a:m]、[am]、[a:n]、[an]、[a:ŋ]、[aŋ]、[em]、[en]、[eŋ]、[i:m]、[im]、[i:n]、[in]、[i:ŋ]、[iŋ]、[om]、[on]、[oŋ]、[ɔm]、[ɔn]、[ɔŋ]、

[ɛm]、[ɛn]、[ɛŋ]、[um]、[u:n]、[un]、[u:ŋ]、[uŋ]、[ɯ:m]、[ɯm]、[ɯ:n]、[ɯ:ŋ]、[əŋ]、[əŋ]。

剥隘壮语中存在长音和短音的对立如:[a:m]和[am],而汉语普通话中没有这种对立;剥隘壮语的元音系统更为复杂,包含[ɯ]、[ɛ]、[ɔ]等音位,这些音位在汉语普通话中不存在;剥隘壮语的带鼻音韵母可以与多种声母和韵尾组合,而汉语普通话的带鼻音韵母分布较为固定。汉语普通话和剥隘壮语的带鼻音韵母系统在基本音位上存在共同点,但在音位数量、长音与短音的对立、元音丰富度和韵母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

4. 其他韵母

剥隘壮语有以[p]、[t]、[k]收尾的塞音韵母,而汉语无。通过观察,这对于汉语学习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三) 声调对比

汉语普通话以四个声调为显著特征,这些声调在语义区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剥隘壮语的声调系统比汉语普通话更为复杂,包含多个声调,常见的调值有24、44、33、22、31、55等。这些声调在调型和调值上与普通话的声调系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例如都包含升调(如24)、高平调(如55)等。但在声调格局、音高变化和发音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壮语母语者在学习普通话时,需特别注意调值的准确掌握和发音方式的调整,以避免母语迁移带来的发音问题。教学中应加强声调对比分析,帮助学习者克服习得难点,实现更高效的声调学习。本文不做深究。

(四) 语音差异与偏误预测

基于前文对剥隘壮语与汉语普通话音系的对比分析,本节将系统预测壮语母语者在普通话习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语音偏误。依据Selinker(1972)的中介语理论,母语音系特征通过正负迁移机制影响目标语习得,剥隘壮语的清浊对立、促声调特征及复合元音结构将成为负迁移的主要诱因。以下从声母、韵母两个层面进行具体预测。

1. 声母习得偏误预测

(1) 发音部位偏误

① 舌尖后音缺失

剥隘壮语缺乏舌尖后音[tʂ]、[tʂh]、[ʂ]音位,学习者易出现翘舌音平舌化现象,如zh[tʂ]→z[ts],如“长城”[tʂhaŋ³⁵ tʂhaŋ³⁵]误读为[tsaŋ³⁵ tsəŋ³⁵];或擦音混读现象,如sh[ʂ]→s[s],如“老师”[lau²¹⁴ ʂ⁵⁵]误读为[lau²¹⁴ s⁵⁵]。

② 部分声母缺失

剥隘街委会缺少声母r[ɹ],所以部分学生可能会将r[ɹ]发成l[l],如“人”[ɹən³⁵]误读成[lən³⁵]。

③ 唇齿音变异

壮语[v]为唇齿浊擦音,普通话无此音位,可能导致浊音清化,如h[x]→v[v],如“文化”[wən³⁵ xwa⁵¹]中[x]可能强化为[v]。

(2) 发音方法偏误

① 送气音缺失

壮语缺乏送气对立系统,学习者易出现送气音不送气化现象,如 q[tɕh]→j[tɕ],“七”[tɕhi⁵⁵]误读为[tɕi⁵⁵];或不送气音送气化现象,将 b[p]误读为 p[ph],如“爸”[pha⁵¹]误读为[pha⁵¹]。

② 特殊音类干扰

壮语存在喉塞音和唇化音,可能引发喉塞音插入现象,如零声母音节添加[ʔ],“爱”[ai⁵¹]误读为[ʔai⁵¹]。

2. 韵母习得偏误预测

(1) 元音系统差异

长短对立干扰,壮语元音长短具有音位价值,可能导致:长音过度延长,如将普通话单韵母读作长音,如“妈”[ma⁵⁵]误读为[ma:⁵⁵];音质混淆,如[ə]→[ɔ],如“歌”[kə⁵⁵]误读为[kɔ⁵⁵]。

(2) 复合元音简化

壮语缺乏三合元音,易出现介音脱落现象,如“小”[ɕiau²¹⁴]误读为[ɕau²¹⁴],“多(duō)”“罗(luó)”这类音时,为了发音方便省力会直接读成“多(dō)”“罗(lō)”。

(3) 鼻韵母偏误

前后鼻音混淆,壮语后鼻音[ŋ]发音不充分,可能造成前后鼻音混淆现象,如 eng[ɛŋ]→en[ɛn],将“风”[fɛŋ⁵⁵]误读为[fɛn⁵⁵]。

三、剥隘镇中心小学学生汉语语音的偏误现象

在多语接触背景下,壮语与普通话的语言接触催生典型的中介语现象。根据 Selinker 的中介语理论,学习者的语音系统既非纯粹母语亦非目标语,而是具有动态过渡特征的独立系统。剥隘镇壮语母语学生形成的“夹壮普通话”,正是壮语音系特征向目标语迁移的显性表征。

本文以剥隘镇中心小学壮语母语学生为调查对象,选取剥隘镇中心小学 7—12 岁(1—6 年级)的学生,在每个年级随机选取 6 个学生(一年级 5 个),一共 35 个学生进行测试,这些学生来自剥隘镇不同村落,家庭语言环境和学习背景各异。发现剥隘壮语音系特征在普通话习得过程中呈现显著的系统性迁移:首先,壮语声母中没有送气音导致学习者对普通话送气/不送气辅音区分度不足;其次由于壮语中没有翘舌音,导致学生在习得过程中将翘舌音误读成平舌音或者将平翘舌音混淆,再次,壮语 8 调类与普通话 4 声调的对应关系造成调域压缩现象。这些语音偏误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印证了母语负迁移的理论假设。

(一) 剥隘镇中心小学学生声母偏误现象:

1. 送气音不送气化或送不送气音混淆:部分学生在读塞音声母组时由于母语中没有送气音会造成混淆,分不清送气和不送气音。

表 4 送气音声母偏误表

词语	普通话标准发音	剥隘学生常见偏误
乒乓	[piŋ ⁵⁵ phaŋ ⁵⁵]	[piŋ ⁵⁵ paŋ ⁵⁵]
鞭炮	[piɛn ⁵⁵ phao ⁵¹]	[piɛn ⁵⁵ pao ⁵¹]
旁边	[phaŋ ^{3 5} pjen ⁵⁵]	[paŋ ^{3 5} pjen ⁵⁵]
土豆	[thu ^{2 1 4} too ⁵¹]	[tu ^{2 1 4} too ⁵¹]
抬头	[tha ^{3 5} tho ^{3 5}]	[ta ^{3 5} too ^{3 5}]
不太	[pu ³⁵ tha ⁵¹]	[pu ³⁵ tai ⁵¹]
可靠	[kha ^{2 1 4} kao ⁵¹]	[ka ^{2 1 4} kao ⁵¹]
路口	[lu ⁵¹ kho ^{2 1 4}]	[lu ⁵¹ kou ^{2 1 4}]
赶快	[kan ^{2 1 4} kua ⁵¹]	[kan ^{2 1 4} kuai ⁵¹]

送气音偏误集中在 p[ph]、t[th]、k[kh]，如乒乓、鞭炮、土豆、抬头、可靠、路口等含有送气音声母的字词很容易发生偏误。

2. 翘舌音平舌化或者平翘舌音混淆

平翘舌音混淆：由于壮语（桂边土语）音系中缺乏翘舌音音位，学生在发普通话翘舌音时普遍出现平舌化现象，将[tʂ]/[tʂh]/[ʂ]分别替换为[ts]/[tsh]/[s]，结果如下：

表 5 平翘舌音声母偏误表

词语	普通话标准发音	剥隘学生常见偏误
只	[tʂ ^{2 1 4}]	[ts ^{2 1 4}]
张	[tʂaŋ ⁵⁵]	[tsaŋ ⁵⁵]
站着	[tʂaŋ ⁵¹ tʂɿ]	[tsaŋ ⁵¹ tsɿ]
吃	[tʂh ⁵⁵]	[tsh ⁵⁵]
车	[tʂh ⁵⁵]	[tsh ⁵⁵]
成长	[tʂhɿŋ ^{3 5} tʂaŋ ^{2 1 4}]	[tshɿŋ ^{3 5} tsan ^{2 1 4}]
十	[tʂ ^{3 5}]	[s ^{3 5}]
傻	[ʂa ^{2 1 4}]	[sa ^{2 1 4}]
事实	[ʂ ⁵¹ ʂ ^{3 5}]	[s ⁵¹ s ^{3 5}]

结果表明，剥隘学生在发翘舌音时存在系统性平舌化倾向，将[tʂ]/[tʂh]/[ʂ]分别替换为[ts]/[tsh]/[s]，这一现象与壮语（桂边土语）中缺乏翘舌音音位直接相关。

（二）剥隘镇中心小学学生韵母偏误现象：

1. 前后鼻音混淆

学生在读韵母前后鼻音时也会发生偏误，尤其是韵母“ing”和韵母“eng”常会误读成前鼻音韵母，调查结果如下：

表 6 前后鼻音韵母偏误表

词语	普通话标准发音	剥隘学生常见偏误
高兴	[kɑu ⁵⁵ ɛiŋ ⁵¹]	[kɑu ⁵⁵ ɛin ⁵¹]
北京	[peɪ ²¹⁴ tɛiŋ ⁵⁵]	[peɪ ²¹⁴ tɛin ⁵⁵]
英语	[iŋ ⁵⁵ y ²¹⁴]	[in ⁵⁵ y ²¹⁴]
安宁	[an ⁵⁵ niŋ ³⁵]	[an ⁵⁵ nin ³⁵]
冷	[lɿŋ ²¹⁴]	[lɿn ²¹⁴]
更	[kɿŋ ⁵¹]	[kɿn ⁵¹]

由于壮语（桂边土语）音系中缺乏翘舌音音位，学生在发普通话翘舌音时普遍出现平舌化现象，将[tʂ]/[tʂh]/[ʂ]分别替换为[ts]/[tsh]/[s]。这一系统性偏误反映了母语音系对目标语习得的显著制约作用，需要通过针对性训练来建立新的音位范畴。

2. 介音脱落：

在韵母方面还存在介音脱落现象，如“罗”[luo³⁵]读作[lo³⁵]，“多”[duo⁵⁵]读作[do⁵⁵]和“熊”[ɛioŋ³⁵]读作[ɛoŋ³⁵]等现象。大部分学生将后鼻音[-ŋ]读作前鼻音[-n]，如“冷”[lɿŋ²¹⁴]→[lɿn²¹⁴]，偏误方向具有单向性，未见[-n]→[-ŋ]的逆向偏误。由于壮语中介音使用受限，导致学习者在普通话习得中未能完全建立介音的独立音位范畴；或由于学生的简化机制自动简化而脱落。

基于中介语理论，对剥隘镇中心小学学生普通话语音错误类型展开深入分析，发现学生的语音偏误呈现系统性特征：在声母方面，存在送气音混淆（如[pʰ]→[p]）、翘舌音平舌化（如[tʂ]→[ts]）等典型问题；韵母方面，则表现为前后鼻音混淆（[-ŋ]→[-n]）、介音脱落（如[uo]→[o]）等现象；从语音感知层面来看，由于壮语和普通话音系的类型学差异，学生难以精准分辨送气/不送气对立、平翘舌音位以及四声调值差异；发音习惯上，长期的壮语发音机制持续干扰普通话发音方式；语言认知层面，壮语的音系认知模式阻碍对普通话语音规则的深层理解。这些错误体现出壮语音系特征向普通话的迁移，呈现明显规律性，进一步证实母语负迁移理论，清晰明确了学生普通话学习的难点所在。

四、剥隘镇中心小学学生汉语语音学习策略探讨

研究发现学生的语音偏误具有显著的系统性和规律性，这既反映了壮语音系对普通话习得的负迁移影响，也凸显了针对性教学策略的必要性。基于中介语理论和偏误分析结果，本研究从声韵母协同训练的角度出发，提出以下多维度的学习策略体系，旨在通过系统性干预实现音系层面的整体突破。

（一）汉语声母学习策略

1. 强化肌肉记忆

① 学生可通过强化肌肉记忆进行训练，如吹纸片、吹蜡烛。学生可以通过吹纸片或吹蜡烛游戏控制送气音（p/t/k）的气流强度，在实践中区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如发不送气音[p]时（如“八”[pa⁵⁵]），纸片轻微颤动，发送气音[pʰ]时（如“趴”[pha⁵⁵]），纸片明显晃动；吹蜡烛时保持距离，发不送气音时烛光不动或轻微晃动，发送气音时烛光熄灭，训练时尽量选择成组对比训练，如：八-趴、博-婆、宝-跑、搭-他、豆-头、丹-贪、带-太、哥-棵、高-烤等词。

② 学生还可以每天进行 5 分钟“舌尖体操”，针对 z/c/s 与 zh/ch/sh 的舌位进行强化训练，逐渐形成肌肉记忆，直至能够随口准确发出翘舌音，并明显区分平翘舌音。如舌尖轻触硬腭前部，发 [ts]、[tsh]、[s] 音时，（如“资”）舌尖需持续接触该部位，用镜子观察舌尖位置，确保不触碰牙齿。用同样的方法学习 [tʂ]、[tʂh]、[ʂ]，能熟练的发出相应的音后进行平-翘舌音交替训练，如：字-次、知-吃、自-志、此-齿、斯-诗等，直至熟练发音。

③

2. 采用多样化记忆法

对易混淆声母进行比照记忆，如记住声母的代表字词，或者选择记平舌音的常见字发音，从而推断翘舌音的发音。如：凡含“者”部字大多读翘舌音（如著、煮、暑、奢、储）；凡含“且”部字要发平舌音，“助”例外（如租、组、祖、阻等）。当学生记住了常见发音字再与声母肌肉记忆训练结合训练，便可以形成双重干预模式，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汉语声母发音。

3. 实施自我监控

学生可以利用短视频平台或手机 APP（如“普通话学习”）录制声母发音并获取实时评分，根据评分和反馈意见，有针对性地改进发音。建立声母错误发音档案本，标注常见偏误以及自己易错的声母，定期复习，反复练习。

（二）韵母学习策略

1. 进行归纳对比学习

对比壮语和汉语韵母，找出相似和不同之处。例如，壮语中有一些韵母与汉语韵母发音相近，如“a”“e”等，可利用这些相似点来帮助记忆和发音。同时，要特别注意两者的不同之处，对于容易混淆的韵母，进行反复对比练习。如：宾-冰、近-静、林-零、真-争、陈-成、深-生、人民-人名、真正-神圣等字词进行反复练习。

2. 比照记忆

学生可以通过对比进行记忆，记住特殊的、量少的例字，如：关于“ing”有 ding、ting 没有 din、tin，有 bing 没有 bin，有 ming 没有 min；“eng”则有 beng、peng 没有 ben、pen，有 meng 没有 men、有 teng、leng 没有 ten、len，或者记少不记多，pen 字少、peng 字多，men 字少、meng 字多，fen 字少、feng 字多等。^[34]用此方法记住例字，可以提高发音的准确率。

3. 实施介音稳定性训练

设计“介音守护三步法”：先单独练习介音发音，再与声母拼读，最后放入词语语境。例如训练“ua”音，先发“u - a”过渡音，再练习“gu - a”拼读，最后说“西瓜”等词语，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学生介音发音的稳定性。

4. 借助多元资源学习

借助短视频平台、阅读汉语文章、诗歌等，在语境中感受韵母的发音和用法。例如，朗读唐诗宋词，体会其中韵母的韵律之美，同时也能更好地掌握韵母在不同词汇中的发音。借助多媒体进行练习，利用音频、视频资料进行学习，听汉语普通话的标准发音音频，观看相关的语音教学视频，直观地学习韵母的发音口型和舌位变化。使用语言学习软件，如“普通话学习”APP 等，通过软件中的发音练习、测评等功能，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

[34] 韦茂繁. 五论壮族学习普通话语音的瓶颈——两个舌尖元音及前后鼻韵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J]. 广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25（4）：111-114

（三）加强心理建设、转变心态

1. 认识自我，建立学习基础

主动寻求教师语音诊断，制作个人“发音问题清单”。寻求老师和同学帮助，明确自己的语音问题，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明确每周重点突破的发音难点。建立“语音成长日志”，记录自己的练习内容、进步和困惑。勤讲多练，且每周或者每个月进行自主分析，知道自己的进步与不足。

2. 突破舒适区，培养表达勇气

学生应当积极参与主题班会，与同学进行小组练习互帮互助；主动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校园广播时的活动。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和循序渐进的训练方式，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逐步提升普通话表达能力。

3. 转变学习态度

学生应当转变自己的学习态度，从“要我学”到“我要学”变成“害怕出错”到“勇于尝试”，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运用”的能力提升，形成持续进步的良性循环机制。

本文通过对云南剥隘镇壮族学生普通话语音习得的系统性考察，揭示了壮语（桂边土语）音系对普通话习得产生的多层次迁移效应。这种语言迁移呈现出鲜明的规律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声母系统的送气对立缺失和韵母系统的结构简化。这些发现为中介语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案例。研究成果可直接应用于民族地区普通话教学还可以为制定方言区语言教育政策提供依据。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剥隘镇壮族学生普通话语音习得的考察，系统分析了壮语（桂边土语）对普通话学习的迁移影响。研究发现，学生在声母和韵母习得方面存在规律性偏误，这些发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教学提供了重要参考。剥隘镇的案例揭示了普通话教育与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性。未来研究应关注语音习得的代际演变，探索多语协同发展路径，为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语言学支持。普通话教育不仅是语言传授，更是文化认同的桥梁，需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教学方法，促进社会语言和谐。

参考文献

- [1] 李方桂. 剥隘土语[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 [2] 陆保成, 韦名应. 壮语教程[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
- [3] 覃国生. 壮语方言概论[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6.
- [4] 韦景云, 覃晓航. 壮语通论[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5
- [5] 韦名应. 桂东壮语语音研究 [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7.
- [6] 黄美新. 壮语对广西大学生现代汉语习得的负迁移影响[J]. 文学教育, 2014 (2), 132-133.
- [7] 罗永现. 剥隘壮语: 四代人的语音变化[J]. 语言学论丛, 2024 (4): 89-94.
- [8] 依常生. 云南剥隘壮语 80 年来的语音变化[J]. 民族语文, 2020 (6): 63-70.
- [9] 韦茂繁. 五论壮族学习普通话语音的瓶颈——两个舌尖元音及前后鼻韵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J]. 广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3. 25 (4): 111-114.
- [10] 覃如冰. 壮族人学习普通话语音教学对策研究[D]. 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 [11] 郭亚奇. 壮语母语学生国家通用语语音习得的负迁移影响——以南宁市百济镇新平小学为个案的研究[D]. 南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2.